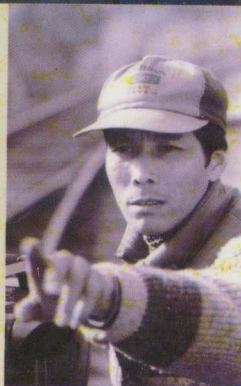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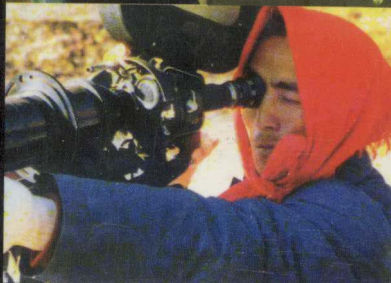




——中国西部电影『牛仔』纪事

走向王国



雷 涛 著

ZOU XIANG WANG GUO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 雷 涛 著

走向王國

——
中国西部电影『牛仔』纪事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走向王国

——中国西部电影“牛仔”纪事

雷 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利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8 插页 212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5001-6/K·810

定价:19.80 元

序一

王国不神秘

——再致雷涛

陈忠实

雷涛：

你好。

以前读过你的《走近阿尔卑斯山》，至今依然保存着较为清晰的自然是美好的记忆。因了你的《阿》书中的一些人和事触及到我也同样易于击发火花的话题，所以曾给你写了一封信，直接地和你托出我的直感；和你交换之后以期交流。似乎写信更为随意，亦可避除朋友间涉及作品时的某些矫饰，所以我仍袭用这种方式来谈谈你的新作《走向王国》的阅读印象。通信虽然方式原始，在我觉得仍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对话方式。

读完《走向王国》，我的整个阅读印象（当然是你营造的），这是一个艺术的王国，或者详细注释开来便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一个艺术的王国。更进一步

概括，既是一个神圣的艺术王国，又是一个神秘的艺术王国。

先谈神圣。

任何一座圣殿，不是靠它的华美的建筑令人感到神圣的，那只是体现建筑艺术的范畴的话题。圣殿之圣，在于圣徒之圣。在中国古人则说得更透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西安电影制片厂就其原有的影响来说，山算不得高，水亦说不得深，殿堂也称不得能“圣”多少分（相对于当时的全国几家大厂）。然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伊始到现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这里成了几个仙，跃起几条龙，又活跃着虎豹鸣凤以及自诩为狼的一帮电影艺术的圣徒，“山”也名了，“水”也灵了，艺术殿堂更显得神圣了。

你以多变而最简约的文字，记述了30余位圣殿里头的圣徒追求艺术也同时完修人格的生命历程，其于人于世的警示作用远远超出了艺术追求本身。何止艺术上要修成正果非得有一种圣徒精神，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党政权力的政界，企图在某一领域实现重要的创造发明，企图突破人类迄今为止的认识极限，企图于国于民有大作为者，除了智慧的条件之外，便是对自己所专注着的事业的圣徒精神。这是我从你所刻画的这30余位艺术家的求索历程中，得到的最强烈也是最合我拍因而最令我动心的东西。

因为你写的这30余位艺术家的艺术道路和生活道路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到成才的因果和青

少年时期的苦难，企图阐释某个相关联的内在的规律，且有深度。这个命题无疑是近年来被各种媒体对名人成功的探访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也有所感触，不妨与你交换看法，或者说依着你的话题延伸扩展开来。

我长久以来都被“天才”这个鬼魅的东西所困扰。从少年时期喜欢上文学也就结识了这个神秘莫测鬼魅一样的“天才”一词。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能完全认可天才，但我认同天分。天才是指天生之才，是与生俱来注定要成才的，或者说是上帝给的才智，而我们又如何判断上帝把才智给谁了又不给谁了呢？天分就可靠得多了，是上帝对人的种种兴趣的一种分配或者说划定。譬如说，上帝把摄影和绘画的这个兴趣给了张艺谋和王炎林，譬如说上帝又把文学的兴趣给了王宝成和莫伸，亦如把对数字和算计的兴趣给了陈景润一样。

兴趣来自于大脑的某一根神经，这一根神经可能只对算计或绘画或文学或音韵特殊敏感，一触即发，即对人产生兴趣的偏向，人与人就有了兴趣和爱好的分辨，你看看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就明白了。由不同神经的敏感所造成的人，兴趣和偏爱是无法更易的，这才是驱使对人自己偏爱的事业穷追不舍不顾生死以命相托的原始动力。这里再需要进行反证。张子良大器晚成未必是他受到什么难忍的恶言刺激，因为就我所知，几乎每一位成功者，在初创阶段无一例外地都荣幸过这种类似的讥讽和轻视，也都无一

例外地忍受过不被承认(发表和开拍)的较长时间的苦闷和徬徨。受父母分离之苦的孩子在王宝成那一代人中绝非他一个,怎么独独只有王宝成内向到了到田野上去与山水抒怀了?当今社会父母离异已成家常便饭闻而不奇不惊,却造成了许多缺少双爱的孩子走向犯罪。和张艺谋一起上山下乡随后又招工招干的知青无以数计,怎么就只有张艺谋操着一架廉价的照相机拍出今天这番风光,这番景象?一句话,一根上帝划定的特别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不死,兴趣便不会转移;这根神经不萎缩,兴趣便顽强地显现为矢志;这根神经愈受刺激,兴趣反而更高涨,甚至是疯狂状态;这根神经经历了必须的锻炼之后,持久的兴趣造成的不断的追求所取得的一阶一阶的进步,最终便把如上述这些人以及你所写的30多位西影圣徒推向了艺术的高峰。爱你们的父亲和母亲吧!作家和艺术家们。父亲和母亲以他们自己也无法认识的神秘的生命精髓中的DNA,结合形成一个具有一根奇异神经的你们,这才是我们可亲可感的上帝。

和天才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便是勤奋。具体到你所叙述的30多位艺术家,勤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们经历的苦难之中,苦难中的奋争已经使一般意义上的勤奋失去原本的含义。这些人又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苦难,年龄长点的孙飞虎、许还山如是,30余位哪一个都不是一路春风满眼朝霞,更多的是泥泞和阴霾。这不是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不幸,更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基本应该归咎于社会。社会造成

的不是许还山和芦苇或任何一个人的偶然性灾难，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哪个右派会比许还山这个右派轻松一点呢？哪个下乡知青没有经历过如莫伸、芦苇、张艺谋们所吃过的苦，所受过的超负荷劳作呢？哪个农村出身的学生没经历过王宝成那样的生活艰辛与心理自卑呢？然而恰恰只有他们最终成就了艺术，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们把苦难作为磨砺自己的砺石，在这个砺石上锻炼自己的技艺，也锻炼自己的灵魂，使那根奇异的神经在苦难中不萎缩，不死亡，而愈加敏锐，泥泞和灾难就成了他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当我们国家和民族整个结束那一场噩梦之后，当艳丽的太阳和煦的春风重新温暖每一寸冻结的土地和心灵的时候，这些精英们便如龙腾虎跃狮吼狼嗥般跃上复苏的文坛和艺术坛了。

我对这一段过去的生活也是感触颇深。我自觉在这一点上与他们是完全可以沟通的。我经历了那一段的直接的人生感受，不单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更重要的是该聚一口气的时候必须咬紧牙关聚住一口气；聚住一口气可能就成就了一个人，聚不住那一口气自然就滑落了。这气当然不是与任何人赌气，而是跟自己较劲，与自己的意志较劲，在苦难中咬住牙聚一口气踏过泥泞；在创造的阶段性苦闷中，咬住牙聚一口气朝已经意识到了的艺术境界攀登，就可能实现一次新的突破，而创造出方独立独特的艺术风景。尤其在今天，在各自己攀登到相当高度的艺术境地的时候，难度不是比以往少了而是更艰难了，有

如珠峰的攀登,愈高愈见其艰难,五千米时可能有百余人,七千米时就剩下三十来人了,最终登临顶峰的可能只有几个人。在今天较为宽松的文艺氛围里,我欣赏那些不抱怨不呻吟也不搞非艺术行为的人,也赞赏那些不随意吐唾沫不轻易释放那一口气的人,因为只有聚住一口深腹大气,才能造就自己的新的艺术境界。

这里我尤其赞同你所写的许还山、张子良等人所谈及的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对于一个事业有成的、有声望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人格精神已经不单纯是个人修养的意义了,而是直接制约着他们的思维和创造活动。作家艺术家的眼光投向哪里,人的心灵历程还是人的大便;作家艺术家如何从生活层面的体验突破进入生命层面的体验,获取自己灵魂颤栗的那一种鲜活而又独有的感受;作家艺术家怎样把个人的从生活到生命的体验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形态的合理性交融合铸,为民族不断完成弃腐朽图新生那个心灵剥离的过程提供一幅幅参照画面;作家艺术家如何跨越艺术上的小花样小变种小动作而能进入艺术体验层面,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全新的艺术景观,人格精神就突出到最关键最重要的位置上了。人格精神从内在的精神上决定作家艺术家胸怀的包容量,决定作家艺术家眼光投向的兴奋点,决定作家艺术家对民族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忧患和追求的冷热度,决定作家艺术家对艺术体验和艺术追求的品位。如果说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作家艺术家之间存在着新

的竞争，那首先是人格精神的较量。

再说神秘。

电影电视的创作和制作过程，对一般行外的人来说都是神秘的。声名大振的西影自然也神秘，拥有一批名扬国内外的大腕导演、编剧、演员和音乐创作的西影更神秘。我到许多地方去，也常常遇到如你一样的情况，问西影的这个和那个的近况，自然总是一种钦敬和仰慕，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也颇感沾光、自豪，这是正常的。现在的各种传媒无一不热衷于炒明星，其中热点和卖点最高的便是名导演名演员名歌星的动向，尤其是隐私和绯闻，这也似乎是正常的。世界上的许多情况都相差不多，热炒者的兴奋点不谋而合。你在自序的《我的初衷》里已经论及，也是你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我就很敬佩了。

热衷于明星隐私和绯闻的炒卖可以大行其道，《走向王国》更有必要走向读者。让读者更具体更翔实地了解这些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的艺术道路，他们的执著和他们的艰辛，他们出五关斩六将的八面威风 and 败走麦城的一面狼狽，他们有长得俊的有长得憨的也有其貌不扬的，他们的生活形态和内心形态，他们中有绯闻绵绵不断者，更多的都是精神和情感家园的守望者。你把这么一批让读者和观众所关注的名家的真实面目介绍给读者，让大众了解真实的他们，尤其对青少年未来的成人和奋斗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同时也揭开了西影神秘的面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于被写者和阅读者都是大有裨益的。

记得上次致你的信中提到《走近阿尔卑斯山》的语言时，有文学化不足的意思。《走向王国》则表明你已踏入了文学语言的绿地，无论叙述或白描，无论状物或抒怀，剪裁取舍相当恰切，文字形象生动而又不铺张，有些人的生活场景写得甚至令我忍俊不住唏嘘捶拳。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自然，我们仍需努力，说到底这是一个“死不能休”的事业。

祝愉快。

陈忠实

1998年11月12日

序二

世纪之交的一份馈赠

——序雷涛《走向王国》

肖云儒

雷涛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西影 40 年的生命，给我们这个世界已经留下了很多不可磨灭的东西。她那一百几十部艺术片，一大批从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电影艺术家，还有包括创作系统、制作系统、生产系统、营销系统、管理系统和合作拍片系统在内的一个完整的现代影片生产基地，还有利用西影阔大的厂区、利用大型外景设施不断完善、扩展建设起来的像秦王宫这样的旅游景点。甚至，她还在古城大雁塔这样的文明丰碑旁边，给西安留下了一条西影路，留下了西影路街道办事处、西影路派出所以及这条街上上千个单位、上万个家庭组成的完整的城市社区。喧腾的现代生活从此不舍昼夜地在历史老人 大雁塔的凝视下，熙熙攘攘、鲜活活活地流动着。西影也便在多重意义上成为古都的

一道人文风景。

所有这些,都将由西影留给历史。而雷涛君的这本书,我想也将会成为西影留给历史的一份馈赠。

西影曾经先后编撰过一些出版物,诸如西影厂40年纪念的有关书画,诸如几位导演、编剧的个人专集。我本人也曾与省影协主席张子恩君和秘书长皇甫馥华君策划过拍一部名为《中国影坛的西部现象》的系列电视片,承西安有线电视台热心相助,一度开始启动,终因资金问题而搁浅中途,留下的是一点遗憾、一点回忆。

想不到雷涛君毫不张扬,悄没声地干起来,一下就将成品送到我的案头。他第一次集中地、系统地写了西影人。让西影人,让这个中国影坛的“西部牛仔”既以独有的个体,又以共生的群象定格为文字,特写于书本。西影得以以集束的人格形象传播于社会,留存于历史。说不定将来的某一天,有人会幽其一默,给雷涛君一个“西影司马迁”的封号——尽管他目前没有写史记的“表”和“书”的部分,只写了“西影史记”中部分的“本纪”“世家”和“列传”。

在我这个局外人的印象之中,西影40多年的历史,大约可以划为五段,即50年代末的初建设期、60年代的传承充实期、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停产荒芜期、80年代的定位攀升期、90年代的多维发展期。这当然主要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的,为了便于概述,便于记忆,这个划分当然又是大而化之、模而糊之的。

其中，西影真正形成自己个性，以艺术的独立性而在中外影坛争得地位，是80年代的定位攀升期。

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西部片。“中国也可以拍自己的西部片”，自从影评界的宿耆钟惦柴先生1984年在西影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西部片”这个艺术概念，把西影以及热衷于拍摄中国西部题材的艺术家多年的艺术实践和艺术追求一下子照亮了。从60年代的《农奴》《天山的红花》到80年代初的《黄土地》《牧马人》，其实都显示着一种西部风情和西部精神特有的内质。只是我们没有用自觉的西部意识来观照和阐释。

那以后，《人生》《老井》《红高粱》《野山》《默默的小理河》《盗马贼》《猎场扎撒》《肖尔布拉克》《天山行》《盲流》《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黄河谣》一直到《一棵树》，西部片一时在中国影坛形成西部热。在知识层次越高的观众和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城市中，西部电影越受青睐。上海等地的大学生，几乎年年要集中观摩西部片，并展开深入的讨论。而随着《人生》《老井》等片在国内和国际著名电影节上连连获得多项大奖，张艺谋、吴天明、颜学恕、滕文骥、张子恩、田壮壮、黄建新、周小文、周友朝、赵季平、顾长卫、钱运选、张子良、杨争光、孙毅安、郑重、莫伸、王宝成和许还山、孙飞虎、高明、周里京、吴玉芳等主创人在国内外知名度的上扬，西部电影更成为国际影坛的一个知名品牌，成为中国电影和世界对话的重要渠道。尽

管西部电影和一切艺术作品、艺术流派一样,在发展过程中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成熟,甚至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弊病,西影、西影人和中国西部片,作为中国影坛的一个有影响的艺术现象则已经是无疑的了。

在西部电影实践热的同时,理论探讨也一度很热。有上百篇文章在报刊发表,有的刊物开辟了“西部电影”笔谈专栏,还出版过《“西部电影”论丛》的书。在新时期电影十年全国讨论会上,不但由西安提供了长篇专论,而且把对西部电影的研讨作为会议的议题之一。

各方专家对西部电影审美追求作过深入论述,比如:

——注重开掘人和自然关系的新层面,以多种手法揭示自然在人类生活中深刻、微妙的非物质作用;

——注重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捕捉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灌注新的当代生活内容;

——注重用初民生活的朴拙美作为现代世事的一种简化范式,以寄寓哲理,产生浓重的史诗色彩;

——喜欢强调价值观念中对力和理的膜拜,无论是力和理的胜利还是毁灭,都激发我们的崇高感;

——喜欢将人物置于命运的铁砧上锻打,在大起大落的人生之途负重远行,使观众心头浸透着苍凉感,升腾起忧患意识;

——喜欢在性格设色、环境描摹中搞反差强烈

的大色块,用大动大静,大开大合,大悲大喜,大放大怒,在观众的心屏上抹出绚丽、浓郁、厚重的色彩。

在这些特点的深处,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影几十年的追求和探索,不只是结出了具体的西部硕果,更重要的是她吸收新的哲学的和社会的观念,对生活作了崭新的审美把握。她的深层果实是,使一批年轻的、具有新观念的电影艺术家脱颖而出,他们后来都成为第五代导演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同时,这种新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实践,使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有了和世界对话的可能。因而,这些成果不仅仅属于西影,而属于整个中国影坛。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 20 年中,我国电影的一个重要成果。

90 年代以来,西影进入她发展的第五个段落——多维发展期。在这个阶段中,她克服了西部电影的一些偏颇,根据国内外思想、艺术和技术的新营养、社会思潮和观众审美的新取向,文化市场的新信息,不断丰富、调整自身,在创作上提出了以改革开放现实题材、西部黄土风情题材、西京城市文化题材、古代历史和革命历史题材四个系列多维发展设想,取得了新的成绩。

在西影 40 多年业绩的背后,是西影人的智慧和血汗、艰辛和苦涩、奋斗和拼搏。西影的辉煌,归根到底是人的辉煌。在西影所有影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跃的、进取的、能战斗、能创造的艺术群体。对他们的宣传评论应该说是广泛的,但也是零碎的。

现在,雷涛君把中国影坛上这个举足轻重的群

体用文学的笔法写出来，功莫大焉。我读的时候，有一种繁花似锦和星光灿烂的感觉。雷涛君在西影多年担任领导，与这些艺术家朝夕共处，相知甚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也免不了碰磕，这使他能够比一般艺术家的纪实性文学，写得更深、更活。不少人不但写出了经历，写出了概貌，而且写出了个性，写出了内心生活和情绪状态。不但给我们了解、研究这个群体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结识了、或者更深地交上了一批影界朋友，尤为可贵的是，当你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便可以鲜活地感受到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影人走过的道路。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一段路，中国电影正是通过这个路段，对自身作了深刻的现代化改造和转型，而成为世界影坛的一方重镇。再就是，你可以鲜活地感受到一种贯连于深层的精神，姑且称之为西影精神，那便是传承、学习、改造、革新的精神，不息的追求、突破、创造、走向新境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一座桥，把西影引渡到一个新世纪。

1998年10月12日，午时三刻，吝斋